

文

化

中

国

边缘话题

主编◎刘士林 丁少伦



红颜知己

古典情感世界的夏昼与春宵

冯保善◎著

济 南 出 版 社



红颜知己

冯保善◎著

古典情感世界的夏昼与春宵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颜知己 / 冯保善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03. 5

(文化中国: 边缘话题)

ISBN 7-80629-891-6

I . 红 ... II . 冯 ... III . 社会伦理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 . B8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6245 号

总体策划 / 丁少伦

责任编辑 / 张元立

装帧设计 / 朱赢椿

责任校对 / 赵钟云

出版发行 /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 /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

邮 编 / 250001

电 话 / 0531-6078724(总编室) 6922073(发行部)

网 址 / www.jnpub.com

印 刷 /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/ 7.75

字 数 / 190 千

印 数 / 1-4000 册

定 价 / 19.5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 电话: 0531-6914636

子曰：郁郁乎文哉。

中国文化之内容可谓不胜辨章勾沉，而于此所拈出边缘话题一说，其意何在，其作者又意欲何为，则是主事人首先需要向读者诸君加以交代的。所谓边缘，其义有二：一是指材料上的边缘，二是指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。前者重在对中国文献做新的发掘和重组，后者则旨在对中国文化精神做新的解读和阐释。其理想境界当然是两相结合，既有文献资源上的新发掘，又有对文化精神的新见解，以便为解读中国文化的真精神、探索中国民族的“旧邦之新命”提供一种具有别裁性质的文本和话语。

诗云：脤脤瓜瓞。

中国文明之历史亦可谓犹河汉之无极。昔人尝有语云：一部二十四史，从何说起！现代西哲则曰：“语言就是世界”。由是可知，如何解

文化中国·边缘话题



主编人语

说中国文化，或者对此究竟能够说出什么，关键的问题则在于作者的话语本身。在“滔滔者天下皆是”的今时。边缘话题提倡一种“理在事中”的中国话语方式，它的对象是人物和事件，是在“讲故事”中传达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和现代意识。这个话语理想又分言为二：一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“新知”，它强调提供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新知识、新体验、新理解；二是以审美感受为基础的“美文”，在一种为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行文方式中力求思想、学术与趣味相统一。或云：虽不能至，固所愿也。

易云：其有忧患乎？

昔人尝有“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”之慨叹，何况吾侪生于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的全球化时代，又兼以传统和现代梳理不清的新仇旧恨，其安能对古圣贤“周

虽旧邦，其命惟新”之语毫无会意之处。然君子和而不同，学人术业有专攻，文章亦各有其道。故边缘话题之忧患意识，亦自有其不可与常人共语处。今人于园林、昆曲有语云：

中国园林，以“雅”为主，“典雅”、“雅趣”、“雅致”、“雅淡”、“雅健”等等，莫不突出以“雅”。而昆曲之高者，所谓必具书卷气，其本质一也，就是说，都要有文化，将文化具体表现在作品上。中国园林，有高低起伏，有藏有隐，有动观、静观，有节奏，宜欣赏，人游其间的那种悠闲情绪，是一首诗，一幅画，而不是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走马观花，到此一游；而是宜坐，宜行，宜看，宜想。而昆曲呢？亦正为此，一唱三叹，曲终而味未尽，它不是那种“崩擦擦”，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。今日有许多青年不爱看昆曲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我看是一方面文化水平差了，领会不够；另一方面，那悠然多韵味的音节适应不了“崩擦擦”的急躁情绪，当然曲高和寡了。这不是昆曲本身不美，而正仿佛有些小朋友不爱吃橄榄一样，不知其味。我们有责任来提高他们，而不是降格迁就，要多做美学教育才是。（陈从周：《园林美与昆曲美》）

文化中国之边缘话题，也正是以展示中国文化此种意境与神韵为己任的。

鹤鸣于阴，其子和之。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。它既是主编人对本丛书的一个深切期待，更是希望和读者诸君共勉的一种文化理想。是为序。

二〇〇三年元月二十四日



目录

楔子	[001]
垓下悲歌	[018]
凤求凰	[029]
章台柳	[040]
长恨歌	[049]
风尘侠女	[060]
杨柳岸，晓风残月	[069]
凤凰台上忆吹箫	[079]
沈园恨	[091]
梨园领袖，杂剧班头	[103]
钱柳因缘	[113]
断雁声苦	[127]
青泥莲花	[143]
爱的挽歌	[155]
尾声	[169]

附录一：晚明文人与青楼
[179]

附录二：寂寞红颜 [199]



红颜知己

楔子

壹

想为“红颜知己”找出一个确诂来，于是想起了辞书，但翻检的结果，却令我大感失望，能看到的几家主要的词典里，都没有这个词的词条，而“红颜”、“知己”，分而言之，则见于几乎所有的词典。先曾感到纳闷，觉得不可思议，然而，在凭借着电脑的检索功能检索了几种古籍的软件后，又豁然明白，“红颜知己”，这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，被看作风雅韵事，并且很有点风行时尚的现象，却原来是一个不见于古人辞海，而为现代人归纳总结出来的词汇。

从语法上分析，“红颜知己”显然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，“红颜”修饰着“知己”。所谓“红颜未老恩先断，斜倚熏笼坐到明”，“恸哭六军皆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红颜指的貌美女子，而红颜

知己，则谓女性知己（知音、朋友），此其意已经彰明昭著。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《情史》卷四“情侠类”里有段点评，拿来作红颜知己的注脚，庶几相近，颇能道出几分它的底蕴：

豪杰憔悴风尘之中，
须眉男子不能识，而女子

能识之。其或窘迫急难之时，富贵有力者不能急，而女子能急之。至于名节关系之际，平昔圣贤自命者不能周全，而女子能周全之。

引女子作知己，当然有夸赞女性眼光不俗、巾帼胜似须眉的意味，却同时也包含着大男子在社会上碰壁、人生的航船触礁后，欲济世而不能，穷愁淹蹇时的心酸无奈。用时髦的话来讲，这称法，仍然是男子话语霸权的产物，是明明白白的男性声口，是男性追求富贵显达心迹遭扭曲后的表现。

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当代女权主义著作《女权主义理论：从边缘到中心》里，有这样一段议论：

处于边缘，意即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，但却处于主体之外。对于住在肯塔基小镇上的美国黑人来说，火车的铁轨每天在提醒我们自己处于边缘。越过这些铁轨便是铺设得很好的街道、我们不能进入的商店、我们不能进去就餐的餐厅和我们不能直视的人们。在铁道的那一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，在那里当女佣、门房、妓女……只要是服务业。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世界，但不能在那里居住。我们始终都要回到边缘，回到铁路的那一边，回到小镇边缘的小屋和废弃的房子里。

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比况，对于我们理解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



《四声猿》

旧中国里处在边缘地位的女子，这是一个极为生动形象的材料。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里，男子把持着思想教育、政治文化的权利，这些是他们的疆域；这正像美国的白人区，有着美妙的风景和高贵的一族，在这里，女人能做的只是“女佣、门房、妓女”等等服务性工作，而她们的立足之地，却是铁路那一边的“黑人区”，是“小镇边缘的小屋和废弃的房子”，主流圈里没有她们的地位，她们只是仆役，只能低眉顺眼，连抬头看人都不能够。

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，是男人们的私有财产和工具，供他们泄欲，为他们生儿育女传宗接代，成为他们寻求政治联盟、犒赏下属、离间敌人的礼物或者利器。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这样几个故事：

春秋时期，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，卧薪尝胆，图谋复仇。当他了解到夫差好色荒淫，便同大夫种商量，欲献美人，使他沉溺声色，荒废朝纲。于是得美女西施，教之歌舞，盛装打扮，献给吴王。吴王从此不早朝，果然耽于美色，不理朝政，吴国很快走向衰败。越王也乘机而起，灭了吴国，重整了越国的江山。

《三国演义》里貂蝉的故事，更为人们熟知能详。董卓专权，皇室不振。为了除掉权奸，国舅董卓决定用美人计。他收养了貂蝉。眼看着貂蝉长成，出落得光彩照人，董卓心下不胜快意。他对貂蝉双膝下跪，晓以家国大义。貂蝉念养育深恩，莫不应允。董卓将貂蝉先许配董卓义子吕布，再答应并亲送貂蝉到了董卓府上。身在董卓府邸的貂蝉，对董卓，恨恨地告以吕布相欺；对吕布，泪水涟涟地表达着绵绵情意。于是一对“义父义子”刀枪相搏，自家火并，董卓掉了脑袋，一命呜呼，穷凶极恶的大奸大恶，轻而易举地被董卓在翻掌之间歼灭铲除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记载，东晋贵族石崇，凡宴请宾客，必令家伎劝酒。客拒饮，则杀伎。一次，大将军王敦、丞相王导来到了石崇的家里。王导不善饮，却勉力撑持，虽大醉而不辞，为的只是要保全劝酒女子的性命。王敦却并不理会，已杀了三条性命，仍坚决不

饮。王导不忍，抱怨王敦，王敦说：“自杀伊家人，何预卿事！”

还有一个关于宋朝人宋祁的故事。据说他晚年在成都修史，晚饭后，即令打开卧室之门，放下帘幕，高燃巨烛，然后成行的侍妾美人，或上茶，或研墨，或铺纸，犹如仙境洞天。而人们看到这种光景，便知道，这是风流富贵的宋尚书开始修史撰述了。

由如上这样几则逸事，我们已经依稀能够见出，古代女性，这处在边缘社会里的群体，她们的具体地位和命运，是怎样一种景况，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。

女性不独社会地位卑微，由于文化教育权利被男性垄断，在思想上，她们也患上了失语症，或盲从症，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，惟男性马首是瞻。大男人们叫嚣着“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；大男人们为牢笼女子，给她们订下了三从四德的规矩；大男人们对女子实行着愚民政策，在由朝廷组织编写的正史里开设了《烈女传》；大男人们大讲特讲着从一而终的女子节烈观，甚至倡导女子“无才便是德”。偶或几个知识女性，接受的是男性文化的熏陶，似乎比男性都男性，一批由女性主持编纂的女教书，如《女诫》、《女则》、《女论语》、《女学言行录》之流，更忠诚地阐释着男权文化思想，其反戈一击，也更细致而微，更有针对性。她们给自己的姐妹同伦，规定着各式各样的条规，套上更坚固牢靠的枷锁。在建造发展男性文化霸权的过程里，起了帮凶作用的这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，在她们，却是真诚地以为，自己在为姐妹们帮忙，在为她们造福，在拯救她们沉沦迷失的灵魂，在建造她们的七级浮屠。充当了封建男权文化的牺牲却不自知，也是何等的悲哀与不幸！

“与君为新婚，菟丝附女萝”，“菟丝无根株，蔓延自登缘”，“新裂齐纨素，鲜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。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。常恐秋节至，凉飙夺炎热。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”，“与郎却暄暑，相忆莫相忘”。这诸多女性或关于女性的诗句，以菟丝、纨扇比喻女子，她们缠绕着依附男子赖以生存，她们藏在男

人衣袖中为男人纳凉的工具，都是封建时代里女性地位的真实写照，也是当时人们（包括女人）普遍拥有的观念。男性除了在肉体上蹂躏着女性，男子话语霸权还继续在文化思想上作践糟蹋着女性。

红颜知己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权话语，但以女性为知己，就已经与菟丝女萝、扇子男人这依附和被依附、玩物和被玩赏的关系有别，而具有了一种平等或相互依赖的性质。它起码昭示了一点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，男人离不开女人，男人加上女人，才是一个完整圆满的世界。

贰

在收集清理古代的各类“红颜知己”史料时，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并萦绕着女娲补天的神话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记载：

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，火熾炎而不灭，水浩洋而不息，猛兽食颛民，鸷鸟攫老弱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淫水。苍天补，四极正，淫水涸，冀州平，狡虫死，颛民生。

女娲补天的神话，反映了远古先民们孩童般的思维，是他们对自然的一种阐释，也是他们对于征服自然的神往与憧憬。面对汪洋泛滥的洪水，天崩地陷的灾异，蔓延肆虐的大火，遍地出没的猛兽，先民们是那樣的无奈，他们太祈盼神力的出现，太向往风调雨顺、太平无事的生活，于是，大力之神女娲应运而生，成为他们造神运动中的一个神圣。女娲锻炼出五色石补起了苍天的缺陷，斩断巨鳌的四足撑起了损坏的天的四极，杀掉了无休无止行云布雨的黑龙老

怪，积聚起芦灰填平了一望无际的大水，灭除了残害吞噬百姓的猛兽凶兽，九州太平，人民乐业，于是有了太平盛世。

对于这则神话，我最感兴趣的，还在于它所创造的英雄女娲的性别。将拯救人类的重任赋予一个女性，这在后世的男性中心社会里，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想像的。至于这拯救人类的神圣为何是女性却不是男性，如果再结合神话里的女娲抟黄土而造人，大概总能够寻觅到一



东汉·伏羲女娲画像砖

点蛛丝马迹了，或许，这恰恰是《白虎通·号篇》中所谓的母系氏族“但知其母，不知其父”社会的踪影，也只有这样的时代，才会产生人类始祖及超人一般的女性英雄女娲的神话。

到了商朝社会，孕育形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阴阳学说。所谓物质有阴阳，出日为阳，覆日为阴，向日为阳，背日为阴，阳代表着天、日、昼、暑、刚、强、男、牡，阴代表着地、月、夜、寒、柔、弱、女、牝。再发展，进而有“天地为万物之本，夫妇为人伦之始”，“妇，言服也，服事于夫也”，“夫者，扶也，以道扶接也；妇者，服也，以礼屈服也”，“事夫如事天，与孝子事父、忠臣事君同也”，“夫者妻之天也，妇人不貳斩者，犹曰不貳天也”，“夫者天也，天固不可逃，夫固不可违也”，男为天，女为地，自然而然成为一种天道的安排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女人便已经远离了女娲时代，早已从中心引退，跌入了边缘的深谷。她们还在“补天”，但这“天”，已经不复是女娲所补的自然之天，而成了补男人这概念之“天”。

“男不言内，女不言外”，但男人这“天”，并不易做，他们拥

红颜知己

有着做“天”的权利，自然也就应该承担做“天”的义务。处于中心，社会的属性要求男人不仅要养家活口，更要光宗耀祖、报效国家，追求建功立业、青史留名。为了这终极的目标、远大的志向，他们须要在孩提时代起，便接受严格的教育，需要头悬梁、锥刺骨，所谓“只要每日三更月，何愁龙门万丈高”，所谓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。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有女颜如玉”。有诱惑，更有鞭策，但他们必须跨过科举这架独木桥而不从桥上坠下。进入了仕途，却又是宦海叵测，潮起潮落，急流漩涡，钩心斗角，明争暗抢，要站稳脚跟，也谈何容易？男人这概念的“天”，同样有天崩地陷、浊浪排空、禽兽食人、朝不保夕的时候，他们依旧需要“补天”的女娲，需要她们来缝补自己在现实中留下的那千疮百孔的伤残。这，正是红颜知己出现的土壤，以及红颜知己主题千古不衰、被人所乐道的最根本的原因。

在男人，红颜知己便是她们心中的“女娲”，红颜知己能够抚平他们的创伤，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价值得到肯定时的快慰，能够使他们孤寂干涸的心灵得到滋润，从而享受阳光雨露的沐浴和沾溉。

残缺婚姻，赖红颜知己们修补。

“取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”，“取妻如之何，匪媒不得”，中国的旧婚姻，起决定作用的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婚姻的基础是门第相当以及家族的利益，而现代婚姻所主张的男女两性相悦、当事人的互爱，都不在考虑范围以内，“百两而去，百两而来，不过仅完其红丝之公案”，是一种事实上的父母婚姻而不是当事人婚姻。这样的婚姻，也决定了女子只能是男人发泄性欲与生儿育女的工具。而这种婚姻的维持，靠的就是所谓的妇道，是各种各样的女诫书里规定了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。诸如“妇顺者顺于舅姑，和于家人，而后当于夫，以成丝麻布帛之事”，“专心纺绩，不好戏笑；洁齐酒食，以供宾客，是谓妇功”，“夫治丝执麻，以供衣服，幂酒浆，具菹醢，

红颜知己

以供祭祀，女之职也”，“妇主中馈，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，国不可使预政，家不可使干蛊，如有聪明才智，识达古今，正当辅佐君子，助其不足，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”。在这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妇道外，又有七出之条等等，所谓：“妇有七去：不顺父母，为其逆德也；无子，为其绝士也；淫，为其乱族也；妒，为其乱家也；有恶疾，不可与共粢盛也；口多言，为其离亲也；盗窃，为其反义也。”靠了这思想的禁锢与法律的约束，加上男人拳脚的高压，家庭大体上维持了下来，但也并不少家反宅乱，读过《金瓶梅》《醒世姻缘传》《红楼梦》，西门庆家庭内部的乌烟瘴气，狄希臣与薛素姐、薛蟠与夏金桂的恶姻缘，总会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。另方面，无爱的婚姻，对男女双方都是痛苦的，欲的一面得到了满足，情的一方却要忍受着孤独。而男人的特权，使他们能够红杏出墙，去寻求婚外情的弥补，或者到青楼歌馆寻觅自己的异性知己。



怀才不遇者，渴求由红颜者知音。



元·王振鹏·伯牙鼓琴图

战国游说家苏秦的故事，在民间有着颇不算小的影响。它告诉着人们读书猎取富贵是何等的重要。故事讲苏秦师从鬼谷子学习纵横家术，希望能成为一名出人头地的政治活动家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主张连横，到了秦国，多次向秦王上书，都没能打动秦王。穷愁淹蹇中，回到了家里，家里却也没有给他提供什么幸福的港湾。

妻子坐在织布机上，连机子都懒得下，主管烧饭的嫂子也并不问他是否饥饿，给他碗饭吃，他备受了冷眼轻蔑。最后他发奋读书，终于取得了成功。从这故事里，我们看到的夫妻关系，是一个很实

红颜知己

际的关系，任你苏秦天大的志向，在你没有际会风云、青云直上以前，既然落拓潦倒，你一样狗屎不如，因为你并没有改变我织布的命运，也没有给我带来富贵荣华。

《汉书》里朱买臣的故事，同样在民间流传甚广。早年的朱买臣，一介穷儒，就好个读书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要砍柴卖柴为生，他挑着柴担，仍不忘记一卷图书在手，摇头晃脑，咿咿呀呀地读。妻子屡次劝阻，让他丢了书本，他偏是读得起劲。妻子受不了旁人的笑话，也不愿过这贫寒的日子，最后离他而去，改嫁了他人。

还有姜太公覆水难收的故事。据说姜太公年十八而娶马氏，除了读书，一切治生产业的事，不管不问。马氏忍受不了贫贱，奔了别人。后姜太公遭际武王，封齐侯，马氏希望和他重归于好，太公取水一盆，倾倒于地，令其收回，不能。太公做诗云：“两目知人意，双眉又解愁。若言离更和，覆水定难收。”妇人遂抱恨而歿。

“求知己于妻妾难”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旧婚姻并非建立在相知相爱的基础上，婚后的恋爱固然能产生爱情，但并非所有的夫妻都能产生爱情。严肃的生计问题，迫使主内的妻子更偏重实际；虚荣心作祟，也使她们更看重结果，她们要丈夫为自己挣来凤冠霞帔、锦衣玉食。在丈夫未能发迹，或淹蹇潦倒时，固不乏短视者的横眉冷对，恶语相加，寡情薄意。

成者为王败者贼，生活在炎凉的世态里、冷酷的环境中，怀才不遇者不能在男人把持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不能实现个人的宏伟抱负，不能拥有自尊，又不能得到家庭的温暖，那不甘寂寞的才情，便使他们自然地梦想着有红颜知己出现，从那里得到感情上的抚慰，感受到价值的存在，找回濒临失落的自信。

人生行旅里，疲倦了的心灵以红颜知己作为驿站。

清人张潮《幽梦影》里说：“美人之胜于花者，解语也；花之胜于美人者，生香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香而取解语者也。”这极自然地让人想起《开元天宝遗事》里记载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

红颜知己

来。据记载，一年的秋八月，天高气爽的日子，太液池的千叶白莲数枝绽放，诗人气质的玄宗一时高兴，来了兴致，邀约了王公贵戚，共同观赏。众人不能辜负皇上的美意，众口一词，夸赞着莲花富丽。唐玄宗来了个跳跃思维，手指杨贵妃，说道：“与我的解语比，怎样？”解语花，似乎从此，也成了美人的专称，如诗家语：“一醉解语花，万事画地饼”，“清肌莹骨能香玉，艳质英姿解语花”，就都指的这个意思。然而，美人能解语，却并非所有的美人都能解语，这要看她是否解人。唐玄宗后宫佳丽三千，而被他视为解人者，殆也仅杨玉环而已。身为皇帝，唐玄宗不缺美人，不存在性的饥渴，但在精神上，他却也闹着饥荒，感受着寂寥，经受着孤独的煎熬。伴君如伴虎，他身边几乎没有人跟他掏心窝子，没有人敢把他当作同类，更不会有人敢妄想成为他的知己。高处不胜寒，他感到皮囊里的那颗心，都冷得要结起冰来。或许就因了这原因，杨玉环的任性，向他耍性子，倒格外被他看重，让他觉得不可或缺。他感到有了杨玉环，才让他真切感受到一个正常人的乐趣，于是，也有了他与杨玉环的铭心之爱。

青史留名与宦海周旋，在封建时代是男人的专利，但这专利也让大男人们很苦很累。勾心斗角的名利场，竟是布满的蜘蛛网。复杂的人际关系、错综的门派之争，让男人们感到心机不敷使用，像独自跋涉在漫漫的戈壁壁上，心力憔悴，他们太需要近处有座驿站，有荫凉，有甘甜的水，最好还有人听自己倾诉。而红颜知己，就正是这荫凉，这甘露，这愿意听劳顿疲倦了的行人唠叨的那个人。

我终于明白红颜知己为什么偏偏总是那些多才多艺、能歌善舞、擅长诗歌辞赋的女性，心灵的对话与精神的交谊舞，需要文化素质，需要松弛的氛围，小说《人生》里的高家林与巧珍的分手，原因也大抵在此。

叁

《诗三百》的时代，男女婚姻还相当地开放，只要翻检一下相关的作品，并不难得出这个结论。对于置诸《诗经》卷首的《关雎》，现代的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去相信所谓的“后妃之德”了。但我除了赞同它是一篇爱情诗，还要以为，它也是“红颜知己”主题的开山之作。因为在这诗里，分明写的自由恋爱、自主婚姻，主人公对爱的追求是那样大胆热烈。他太了解那美妙的人儿，窈窕淑女，兰质慧心。他是那样深切地爱着她，寤寐思服，辗转反侧。他觉得与她在一起，才是最大的快乐。琴瑟友之，钟鼓乐之，这颇有点后世司马相如凤求凰的意思。因为相知之深、相爱之切，我想，主人公的结局，自然应该是美满的，正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。

在屈原的伟大诗篇《离骚》里，同样表现出了对红颜知己的渴慕。忠心耿耿却不为信任，奸小的谗言诋毁，却被昏庸的楚王信以为真，屈原既愤怒怨恚，同时也感到孤独苦闷。一方面，他要继续保持自己的节操，决不肯同流合污，另一方面，他渴望知音，希望有理解自己的人。但知音并不易寻，就连诗人的姐姐(女嬃)，也骂他太过固执，不通时务，不知变通。“路曼曼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诗人没有轻易绝望。也许是须眉男子的利欲熏心、浊臭逼人，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女性身上。先拜见洛神宓妃，她的傲慢让诗人避退。再想起漂亮的有娥氏、有虞氏，信



三閭大夫行吟图

红颜知己